



百部长篇小说文库

精粹普及本



老实人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田部长篇小说文苑



主编：刘以林

老实人

著者：〔法〕伏尔泰

译编：李湘去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

总 序

人生迢迢时光中，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。

古人云：朝日初出，苍苍凉凉，澡头面，裹巾帻，进盘殂，嚼杨木，诸事甫毕，起问可中，中已久矣！中前如此，中后可知。一日如此，三万六千日何有？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，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，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，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。巍巍乎天生百物矣，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，衍为此百部长篇，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，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。

在一切文艺作品中，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，唯其道法自然、现实与意识，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，其磅礴、包容、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，不论我们为工、为农、为兵、为官、为学、为商，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，只要开卷一阅，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，准会一任松林来到

案头，百鸟飞临窗口，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。只是，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，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，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，一般读者也难卒读。鉴此，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，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，撮其精华，保其意韵，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，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。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，余为外国小说，以小说的品质而言，皆为卓世极品。

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，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，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。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，虽仅百部，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，如百条河、百座山、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，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，而且永远。读小说是好的，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。

刘以林

1997 年 7 月，北京

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

简 介

伏尔泰真名弗朗索瓦·玛丽·阿鲁埃，是十八世纪法国伟大的哲学家、作家和启蒙运动领袖。他出生于巴黎一个公证人家庭，从青年时代就参加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，两次被投入巴士底狱，好几次被迫潜逃国外。他一生享有巨大的声誉，逝世后，遗体被隆重地葬到伟人祠。

《老实人》中的“老实人”是一个天真纯朴的青年，因为和小姐居内贡自由恋爱，被男爵从宫堡中赶了出来。他和他的老师邦葛罗斯以及其他一些人远游四方，历尽惊险和种种意外的波折。他们所见到的，到处都是灾难的世界，终于“老实人”再也不信什么乐天主主义了。

第一章

森特·登·脱龙克男爵大人府上，有个年轻汉子，天生的性情最是和顺。看他相貌，就可知道他的心地。他颇识是非，头脑又简单不过；大概就因为此，大家才叫他“老实人”。府里的老佣人暗中怀疑，他是男爵的妹妹和邻近一位安分善良的乡绅养的儿子；那小姐始终不肯嫁给那绅士，因为他旧家的世系只能追溯到 71 代，其余的家谱因为年深日久，失传了。

男爵是威斯发里第一等有财有势的爵爷，因为他的宫堡有一扇门，几扇窗，大厅上还挂着一幅壁毯。院子里所有的狗，随时可以编成狩猎大队，那些马夫是现成的领队；村里的教士是男爵的大祭司。他们都称男爵为大人；他一开口胡说八道，大家就跟着笑。

男爵夫人体重在 350 斤上下，因此极有声望。接见宾客时那副威严，越发显得她可敬可佩。她有个 17 岁的女儿居内贡，面色鲜红，又嫩又胖，叫人看了馋涎欲滴。男爵的儿子样样都跟父亲并驾齐驱。教师邦葛罗斯是府里的圣人，老实人年少天真，一片诚心地听着邦葛罗斯的教训。

邦葛罗斯教的是一种包罗玄学、神学、宇宙学的学问。他很巧妙地证明天下事有果必有因，又证明在这最完美的世界上，男爵的宫堡是最美的宫堡，男爵夫人是天底下好到不能再好的男爵夫人。

他说：“显而易见，事无大小，皆系定数；万物皆有归宿，此归宿自必为最美满的归宿。岂不见鼻子是长来戴眼镜的吗？所以我们有眼镜。身上安放两条腿是为穿长袜的，所以我们有长袜。石头是要人开凿、盖造宫堡的，所以男爵大人有一座美仑美奂的宫堡，本省最有地位的男爵不是应当住得最好吗？猪是生来给人吃的，所以我们终年吃猪肉。谁要说一切皆善简直是胡扯，应当说尽善尽美才对。”

老实人一心一意听着，好不天真地相信着。他觉得居内贡小姐美丽无比，虽然他从来没胆子敢对她这么说。他认定第一等福气是生为男爵；第

二等福气是生为居内贡小姐；第三等福气是天天看到小姐；第四等福气是听到邦葛罗斯大师的高论，他是本省最伟大的，所以也是全球最伟大的哲学家。

有一天，居内贡小姐在宫堡附近散步，走到那个叫做猎场的小树林中，忽然瞥见树丛之间，邦葛罗斯正替她母亲的女仆——一个很俊俏很和顺的棕发姑娘——上实验物理课。居内贡小姐素来好学，便屏气凝神，把她亲眼目睹的三番四复搬演的实验观察了一番。她清清楚楚看到了博学大师的充分根据，看到了结果和原因，然后浑身紧张，胡思乱想地回家，巴不得做个博学的才女，私付自己大可做青年老实人的根据，老实人也大可做她的根据。

回宫堡的路口，她遇到老实人，不由得脸红了，老实人也脸红了；她跟他招呼，语不成声，老实人和她答话，不知所云。第二天，吃过中饭，离开饭桌，居内贡和老实人在一座屏风后面，居内贡把手帕掉在了地上，老实人捡了起来，她无心地拿着他的手，年轻人无心地吻着少女的手，那种热情，那种温柔，那种风度，都有点异乎寻常。两人嘴巴碰上了，眼睛射出火焰，膝盖直打哆嗦，手往四下里乱动。男爵打屏风边过，一看这原因

这结果，立刻飞起大腿，踢老实人的屁股，把他赶出大门。居内贡当场晕倒，醒来挨了男爵夫人一巴掌。于是，在最美丽最愉快的宫堡里，大家为之惊惶失措。

第二章

老实人被赶出了地上的乐园，茫无目的，走了好久，一边哭一边望着天，又常常回头望那座住着最美的男爵小姐的最美的宫堡。晚上他饿着肚子，睡在田里，又遇着大雪。第二天，老实人冻僵了，挣扎着走向近旁一个市镇，那市镇叫做伐特勃谷夫·脱拉蒲克·狄克陶夫。他一个钱没有，饿得要死，累得要死，好不愁闷地站在一家酒店门口。两个穿蓝衣服的人把他看在眼里，其中一个对另外一个说：“喂，伙计，这小伙子长得很不错，身量也合格。”他们过来很客气地邀他吃

饭。老实人挺可爱挺谦逊地答道：“承蒙相邀，不胜荣幸，无奈我囊空如洗，付不出份头啊。”两人之中的一个说：“啊，先生，凭你这副品貌才德，哪有破钞之理！你不是身長五尺半吗？”老实人鞠了一躬，说道：“不错，我正是五尺半高低。”“啊，先生，坐下来吃饭罢，我们不但要替你会钞，而且决不让你这样一个人物缺少钱用；患难相助，人之天职，可不是吗？”老实人回答：“说得有理。邦葛罗斯先生一向是这么告诉我的。我看明白了，世界真是安排得再好没有了。”两人要他收下几块银币，他接了钱，想写一张借据，他们执意不要。宾主便坐下吃饭。他们问：“你不是十分爱慕……”老实人答道：“是啊，我十分爱慕居内贡小姐。”两人之中的一个忙说：“不是这意思，我们问你是否爱慕保加利亚国王？”老实人道：“不，我从来没见过他。”“怎么不？他是天底下最可爱的国王，应当为他干杯。”“好罢，我遵命就是了。”说着老实人便干了一杯。两人就说：“得啦得啦，现在你已经是保加利亚的柱石、股肱、卫士、英雄了；你利禄也到手了，功名也有望了。”两人随即把老实人上了脚镣，带往营部，叫他向左转，向右转，扳上火门，扳下防火门，瞄准，射击，快步跑，又赏他 30 军棍。第二天他操练略有进步，只挨了 20

棍；第三天只吃了 10 棍，弟兄们都认为他是天才。

老实人莫名其妙，弄不清他怎么会成为英雄的。一日，正是美好的春天，他想出去遛遛，便信步前行，满以为随心所欲地调动两腿，是人和动物共有的权利，谁想还没走上七八里地，4 个身长 6 尺的英雄追上来，把他捆起，送进地牢。他们按照法律规定，问他喜欢哪一样：是让全团弟兄鞭 36 道呢，还是脑袋里同时送进 13 颗子弹？他声明意志是自由的，两样都不想要。可只是枉费唇舌，他只能利用上帝的恩赐，利用所谓自由，决意挨受 36 道鞭子。他挨了两道。团里共有 2 千人，两道就是 4 千鞭子：从颈窝到屁股，他的肌肉与神经统统露在外面了。第三道正要开始，老实人忍受不住，要求额外开恩，干脆砍掉他的脑袋。他们答应了。恰好保加利亚国王在旁走过，问了犯人的罪状，国王英明无比，听了老实人的情形，知道他是个青年玄学家，世事一窍不通，便把他赦免了。这宽大的德政，将来准会得到每份报纸每个世纪的颂扬。

等老实人身上长出新皮，能够走路了，保加利亚和阿伐尔王却打起仗来。

第三章

两支军队的雄壮、敏捷、辉煌和整齐，可以说无与伦比。先是大炮把每一边的军队轰倒 6 千左右，排枪又替最美好的世界扫除了 9 千到 1 万名玷污地面的坏蛋。刺刀又充分说明了几千人的死因。总数大概有 3 万上下。老实人像哲学家一样发抖，在这场英勇的屠杀中尽是躲藏。

两国的国王各自在营中叫人高唱吾主上帝，感谢神恩；老实人可决定换一个地方去推敲因果关系了。他从已死和未死的人堆上爬过去，进入一个邻近的村子，只见一片灰烬。那是阿伐尔人的村庄，被保加利亚人依照公法焚毁的。这儿是戳满窟窿的老人，眼睁睁地看着被杀的妻子，怀中还有婴儿衔着血污的奶头；那儿是满足了英雄的需要后，被开肠破肚的姑娘，正在咽最后一口

气；又有些被烧得半死不活的，嚷着求人结果他们的性命。地下是断臂折腿，旁边淌着脑浆。

老实人拔步飞奔，逃往另外一个村子：那是保加利亚人的地方。阿伐尔人对付他们的手段也一般无二。老实人脚下踩着的不是瓦砾，便是还在扭动的肢体。他终于走出战场，搭褡内带着些干粮，念念不忘地想居内贡小姐。到荷兰境内，他的干粮完了；但听说当地人皆是富翁，并且是基督徒，便深信他们待客的情谊决不亚于男爵府上，就是说和没有为了美丽的居内贡而被逐的时代一样。

他向好几位道貌岸然的人求布施，他们一致回答，倘若他老干这一行，就得送进感化院，教教他做人之道。

接着他看见一个人在大会上演讲，一口气讲了一个钟点，题目是乐善好施。他讲完了，老实人上前求助。演说家斜觑着他，问道：“你来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排斥外道，拥护正果？”老实人很谦卑地回答：“噢！天下事有果必有因；一切皆如连锁，安排得再妥当没有。我必须从居内贡小姐那边被赶出来，必须挨鞭子；我必须讨面包，讨到我能自己挣面包为止。这都是必然之事。”演说家又问：“朋友，你可相信教皇是魔道吗？”老实人

回答：“我还没听人这么说过，他是魔道也罢，不是魔道也罢，我缺少面包是真的。”那人道：“你不配吃面包；滚开去，坏蛋；滚，流氓，滚，别走近我。”演说家的老婆在窗口探了探头，看到一个不信教皇为魔道的人，立刻向他倒下一大……噢，天！妇女的醉心宗教竟会到这个地步！

一个未受洗礼的、再浸礼派信徒，名叫雅各，看到一个同胞，一个没有羽毛而有灵魂的两足动物，受到这样野蛮无礼的待遇，便带他到家里，让他洗澡，给他面包、啤酒，送他两个弗洛冷，还打算教老实人进他的布厂学手艺。

老实人差不多扑在雅各的脚下，叫道：“邦葛罗斯老师早告诉我了，这个世界上样样都十全十美；你的慷慨豪爽，比着那位穿黑衣服的先生和他太太的残酷，使我感动多了。”

第二天，他在街上闲逛，遇到一个叫化子，他身上长着脓疱，两眼无光，鼻尖烂了一截，嘴歪在一边，牙齿乌黑，说话紧逼着喉咙，咳得厉害。

第四章

老实人一见之下，怜悯胜过了厌恶，把好心的雅各送的两个弗洛冷给了可怕的叫化子。那鬼一样的家伙定睛瞧着他，落着眼泪，向他的脖子直扑过来。老实人吓得后退不迭。“唉！”那可怜虫向这个可怜虫说道，“你认不得你亲爱的邦葛罗斯了吗？”“什么！亲爱的老师，是你？你会落到这般悲惨的田地？你碰上了什么倒楣事呀？干吗不住在最美的宫堡里了？居内贡小姐那女中之宝，天地的杰作，又怎么样了呢？”邦葛罗斯说道：“我支持不住了。”老实人便带他上雅各家的马房，给他一些面包。等到邦葛罗斯有了力气，老实人又问：“那末居内贡呢？”“她死了。”老实人一听这话就晕了过去。马房里恰好有些坏醋，邦葛罗斯拿来把老实人救醒了。他睁开眼叫道：“居内贡

死了！啊，最美好的世界到哪里去了？她害什么病死的？莫非因为看到我被她令尊大人赶出了美丽的宫堡吗？”邦葛罗斯叹道：“不是的，保加利亚兵先把她蹂躏得不像样子，又一刀戳进她肚子；男爵上前救护，被乱兵砍了脑袋；男爵夫人被人分尸，割成几块；我可怜的学生和他妹妹的遭遇完全一样；宫堡变成了平地，连一所谷仓、一头羊、一只鸭子、一棵树都不留了；可是人家代我们报了仇，阿伐尔人对近边一个保加利亚男爵的府第，也如法炮制。”

听了这番话，老实人又昏迷了一阵，等到醒来，把该说的话说了，便追问是什么因，什么果，什么根据，把邦葛罗斯弄成这副可怜的样子。邦葛罗斯答道：“唉，那是爱情啊，是那安慰人类，保存世界，为一切有情人的灵魂的、甜蜜的爱情啊。”老实人也道：“噢！爱情，这个心灵的主宰，灵魂的灵魂，我也领教过了。所得的酬报不过是一个亲吻，还有屁股上挨了一二十下。这样一件美事，怎会在你身上产生这样丑恶的后果呢？”

于是，邦葛罗斯说了下面的一席话：“噢，亲爱的老实人！咱们庄严的男爵夫人有个俊俏的侍女，叫做巴该德，你不是认识的吗？我在她怀中尝到的乐趣，赛过登天一般；乐趣产生的苦难却

像堕入地狱一样，使我浑身上下受着毒刑。巴该德也害着这个病，说不定已经死了。巴该德的那件礼物，是一个芳济会神甫送的；他非常博学，把源流考证出来了：他的病是得之于一个老伯爵夫人，老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骑兵上尉，骑兵上尉得之于一个侯爵夫人，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侍从，侍从得之于一个耶稣会神甫，耶稣会神甫当修士的时候，直接得之于哥伦布的一个同伴。至于我，我不会再传给别人了，我眼看要送命了。”

老实人嚷道：“噢，邦葛罗斯！这段家谱可离奇透了！祸根不都是在魔鬼身上吗？”“不是的，”那位大人物回答，“在十全十美的世界上，这是无可避免的事，必不可少的要素。固然这病不但毒害生殖的本源，往往还阻止生殖，和自然界的大目标是相反的；但要是哥伦布没有在美国一座岛上染到这个病，我们哪会有巧克力，哪会有做胭脂用的胭脂虫颜料？还得注意一点：至此为止，这病和宗教方面的争论一样，是本洲独有的。土耳其人，印度人，波斯人，中国人，暹罗人，日本人，都还没见识过；可是有个必然之理，不出几百年，他们也会领教的。目前这病在我们中间进步神速，尤其在大军之中，在文雅、安分、操纵各国命运的佣兵所组成的大军之中：倘有三万人